

赵光远 梁帅 著



馬迷爾旅館的槍聲

电视剧同名小说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赵光远 梁帅 著



馬迷爾旅館的槍聲

电视剧同名小说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1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迭尔旅馆的枪声 / 赵光远 梁帅 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1.10

ISBN 978-7-108-03823-4

I. ①马… II. ①赵…②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9459 号

责任编辑 关丽峡

封面设计 康 健

封面题字 洪铁军

责任印制 卢 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18.25

字 数 181 千字

印 数 00,001—20,000 册

定 价 30.00 元

领衔主演

邵 兵 饰 孙博文



领衔主演

张 恒 饰 林雅茹

主 演

王 毅 饰 江 彬

主 演

吕 行 饰 高恒书



主 演

赵立新 饰 矢 村

主 演

杨奕佳 饰 井田纯子

主 演

许 多 饰 张依萍



主 演

丁勇岱 饰 城 仓

主 演

郭洛德尼克·亚历山大 饰 柳什科夫

主 演

别列佐夫斯基·叶夫根尼 饰 伊万诺维奇

主 演

张 妍 饰 中野良子



引 子

1936年，日本为实现对外扩张，达到称霸世界的目的，秘密制定了向太平洋地区扩张、对美国宣战的南进计划和进攻西伯利亚、侵略苏联的北进计划。

但围绕到底是实施南进计划还是实施北进计划，日本海军和陆军高层产生严重分歧。就在日军参谋本部的高层对此举棋不定之时，苏联远东地区内务部部长柳什科夫少将叛逃到了伪满洲国。

柳什科夫叛逃到日本特务机关后，不仅供出了苏联准备待日本在中日战争中消耗力量后就发动进攻日本战略意图，同时也向日本特务机关提供了斯大林在黑海海滨城市索契的疗养胜地马采斯塔温泉的警卫情况和地下通道的详细图纸。

获此情报，日军参谋本部主张实施北进计划的人如获至宝，认为机会来了。于是，一个暗杀斯大林的惊天计划——猎熊行动便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被炮制出来。

不过，多年以来，苏联情报机关对猎熊行动一直守口如瓶，直到解密期到来，猎熊行动的真相才得以大白于天下。



第一章

1938年秋天，在哈尔滨的大街小巷，路边的树叶已微微变黄，秋风过后，树叶纷纷飘落，有的在空中飞舞，有的随风儿在行人脚下滚动。秋天的到来，给充满欧式风情的哈尔滨带来了别致的景色。

孙博文踏着秋叶走在行人中，他三十多岁，一双深邃莫测的眼睛透出机警，稳重而自信。孙博文是哈尔滨松浦洋行的高级职员，而松浦洋行是日本人在哈尔滨设立的金融机构，这家洋行表面上从事金融活动，暗中却干着一些特务勾当。孙博文早年曾留学日本，学成回国后，因为有留日背景，又和当年留日时的朋友、如今的哈尔滨宪兵队队长井田一郎关系很好，于是在松浦洋行谋了个职。不过，孙博文的真实身份却是哈尔滨地下党的一员。

孙博文从外国四道街拐进中央大街。街道两侧的建筑涵盖了西方建筑史上最有影响的四大建筑流派。坐落于哈尔滨中央大街上、始建于1906年的马迭尔旅馆，自诞生之日起，可谓是“日日弦管闻客醉，夜夜酒色入灯红”：门前轿车迎来送往，中外达官显贵、军政要人、间谍暗探、学林名士无不混迹其中，世界各国莅临哈尔滨的高贵洋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地下榻于此。

孙博文走进了马迭尔旅馆的西餐厅。他坐下后，点了一杯咖啡，慢慢品尝了一口，扭头看向正在演奏钢琴的一位女士。

在1938年的中国，钢琴还是一个新鲜玩意儿，但是哈尔滨人对它并不陌生，修建中东铁路的时候，俄国人就把钢琴带到了哈尔滨，他们在教堂的广场上举办钢琴音乐会，许多老百姓都来围观，大家都被这个神奇的、能发音的大匣子给镇住了。从此，哈尔滨人迷上了音乐。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大批的白俄罗斯人涌入哈尔滨，他们开了很多西餐厅，为了招揽生意，他们把钢琴摆放到了餐厅，这样，顾客在就餐的时候，就能一边吃饭一边欣赏音乐，十分惬意、浪漫。

演奏钢琴的女士看到了刚刚进来的孙博文，但她仅仅是扫了一眼，然后又专心致志地演奏起来。

从孙博文的角度，他只能看见演奏钢琴的女士一个侧脸，虽然是侧面，却更显气质不俗。孙博文陶醉在这悠扬的乐曲当中，他觉得钢琴师的十只

手指舞蹈一般上下跳跃。

孙博文转移了视线，窗外，一片树叶在风中飘落，孤孤单单，行人把风衣的领口紧了紧，外面起风了，他们的头发都被吹了起来。寒流马上就要进入哈尔滨，接下来的时间，可能是哈尔滨最美的时候，也是最寒冷的季节。

忽然，孙博文被女钢琴师新奏响的一支曲子所吸引，但他不知为什么听到这首曲子后却皱起了眉头，心头仿佛被一件十分沉重的事情压着。正当孙博文在琢磨中，几名黑衣男子突然闯进了餐厅。孙博文见状，不动声色地坐在原处。那几位黑衣人直奔女钢琴师而去，强行带走了她。

女钢琴师被带走后，就餐的人议论纷纷。而孙博文却依旧在回忆女钢琴师弹奏的那首钢琴曲。他从那首曲子中解读出了一个重大的秘密：请速告老家贼，叛徒可能是一名俄国人。

孙博文不知道老家贼是谁，他也没有见过老家贼，但老家贼又无处不在，在先前的多次行动中，都是老家贼在幕后指挥的。孙博文要联系老家贼，只能通过他的上级赵世荣。

赵世荣今年四十多岁，是一个老共产党员，从事地下工作多年，经验十分丰富。赵世荣的公开身份是哈尔滨福太隆货栈的掌柜的，实际上是哈尔滨地下党情报站的负责人。赵世荣有一个爱好，他喜欢养鸽子，因此，货栈的院子里有一个大大的鸽子笼，赵世荣没事的时候就训练他的鸽子，据他说，他的鸽子曾经从哈尔滨飞到北平再飞回来，都不会迷路。

孙博文走进福太隆货栈之后，又在门口往外张望一下，确定没有人跟踪，才把门关严。孙博文转身后，开门见山地说：“老赵，他们又在街上抓人了。”

赵世荣似乎早已习惯了这类话题，他不动声色地看了孙博文一眼才接话：“这几天被捕的人很多，多得有点反常，但又不是我们的人。这里面一定有名堂。”

孙博文感到很奇怪，他寻思一下说：“我刚刚从马迭尔西餐厅来，一个我不认识的钢琴师用钢琴弹奏密码，说现在出现了叛徒，而且这个叛徒可能是俄国人。”赵世荣闻言有些恍然大悟，他盯住孙博文问道：“难道被

捕的人是共产国际情报组织的人？”孙博文认为有这个可能，因为这几天被捕的人大多都是俄国人、波兰人、爱沙尼亚人和朝鲜人。

赵世荣心里有底了。正要说什么，一只信鸽飞到窗前。赵世荣赶紧从信鸽腿上解开一个小纸条，看了一眼后告诉孙博文：“老家贼有最新指示，他让我们马上查出叛徒。”孙博文点点头，要求把这件事情交给他来办。赵世荣表示同意。随后孙博文又问起老家贼是谁，但赵世荣没有告诉他有关老家贼的一点情况。

接下来的几天里，哈尔滨一直被恐怖的阴霾笼罩着，日本宪兵队和特务机关又秘密逮捕了很多俄国人和朝鲜人。

赵世荣看着窗外，一片黑沉沉的云从窗前飘过，索菲亚大教堂的拱形屋顶时隐时现。他眉头紧锁，仿佛在等待一个人的到来。

一只灰色的信鸽从外面飞来，落在赵世荣的手上，看到信鸽赵世荣的眉头略微舒展了一下。

信鸽带来一张小纸条，他知道这是老家贼送来的密电。赵世荣用显影液刷过小纸条之后，看到上面有老家贼的明确指示，要寻找一个共产国际的特工人员。这个人前几天刚刚被捕，但她目前在什么地方，谁也不清楚。密电上说，她手里掌握着一个重要秘密。

难道前不久被捕的女钢琴师就是共产国际的特工？难道这个共产国际的特工所掌握的秘密能揭露出很多俄国人、朝鲜人最近被捕的秘密？赵世荣陷入了沉思之中。

福太隆货栈的门被打开，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走了进来。她叫林雅茹，也是哈尔滨地下党的特工，公开身份是市立医院的医生。

赵世荣抬起头看了一眼林雅茹，并没有说话，林雅茹走近鸽子笼，捻起几个米粒，投给鸽子，然后问赵世荣，“孙博文刚来过？”

赵世荣抽了一口烟斗，深深地长出了一口气，“我说雅茹啊，看不出来，你对孙博文还挺惦记呢！”

林雅茹一本正经地说，“老赵，你不要乱开玩笑好不好！你看地上的烟头，孙博文就抽这种老巴夺。”

赵世荣感慨道，“雅茹啊，你观察得细致、准确，是个做情报工作的

人才。”

林雅茹微微一笑，“你夸人也不分是谁。孙博文呢？他什么时候还来？”

赵世荣转入正题，“我让他去查一查最近共产国际的人失踪的情况。”

林雅茹心情沉重起来，“我也听说了马迭尔西餐厅的钢琴师被抓了，最近有好些人失踪了。老赵，这到底是因为什么？”

赵世荣沉思良久才说，“日本人这次行动目标准确，行动隐蔽。动作快极了，有时候，人还没有来得及隐蔽，就被连窝端了，你不觉得这里面有蹊跷吗？”

林雅茹猜测地问，“你是说这里面有叛徒告密？”

赵世荣点点头，“我只是猜测，还没有得到证实。不过，共产国际情报组织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惨遭被捕，要是叛徒，这个叛徒绝对不是一般人。”

索菲亚教堂的钟声响起，沉闷地回荡在秋天的城市上空。这钟声神秘而悠长……

孙博文走进松浦洋行的办公室，第一眼看见的就是井田纯子的微笑。孙博文对井田纯子的微笑并不陌生，但今天的微笑似乎多了些内容。

恍惚间，孙博文想起了自己在日本求学的时候，井田纯子还是一个小姑娘，那时候，他和井田纯子的哥哥井田一郎是同学，关系处得很好，井田一郎常常邀请孙博文去家里做客，井田一郎喜欢茶道，两个人经常坐而论道，当时井田纯子还小，但每一次见到孙博文来，她都忙前忙后十分热情。

孙博文也冲井田纯子一笑，他知道井田纯子自从来到哈尔滨之后，对自己的态度变得更加大胆。井田一郎为此曾提醒过孙博文，不要接受井田纯子的感情。孙博文十分清楚自己的特殊身份，像他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和任何女人谈情说爱的。说白了，这是一个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工作。为了信仰，为了那个伟大目标，他个人的一切都可以牺牲。

孙博文坐下后说，“纯子，哈尔滨怎么现在到处封道？我本来走路10分钟就能赶到，现在开车竟然绕行了半个多小时。”

井田纯子关切地说，“那以后你就不用开车了，我陪你走路上班好不好？一边走一边聊。”

孙博文听出了井田纯子话里的弦外之音，“纯子，你和我还是保持点距离吧，要不然，你哥哥会让宪兵把我抓起来的。”

井田纯子有点生气，“他敢！好歹你们也是同学一场啊。博文，我哥哥要是敢动你一个手指头，我对他绝不客气。”

孙博文淡定地说，“同学？我现在见他一面，比登天还难，谈什么同学情谊？纯子，你知道井田君最近都在忙什么吗？”

“我听他说，最近一段时间，反满分子很猖獗，他们宪兵队查到了几个窝点，但都被矢村机关长抢在了前头。我哥哥很生气，说矢村机关长不知好歹。”

孙博文不动声色，“矢村机关长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也很会搞阴谋。井田队长恐怕不是他的对手。”

井田纯子没有正面回答孙博文，她说，“刚才特务机关的高恒书来电话说晚上要我们留人，他说要过来提走10万元巨款。”

孙博文抬起头，“10万元巨款？他亲自来提吗？”

“他当然要亲自来，不过，高恒书有点太过分了，本来是他求我们的事情，可他竟然用命令的口吻跟我说话，十分不友好。你说高恒书是不是仗着有矢村机关长在给他撑腰才敢这么说话？”

孙博文劝说井田纯子：“高恒书这么说话是职业习惯，你何必计较他用什么口吻说话？”

井田纯子闻言顿显气恼，但很快又敛起怒容。她盯着孙博文：“博文，高恒书要求我们挑选可靠的人留下来。下班后，你能不能帮我办理这笔业务？”

孙博文：“你想让我留下来？”

井田纯子看向孙博文：“怎么，你不愿意？”

孙博文想了想：“我留下也行，但算不算加班？”

井田纯子的眸子里闪出一丝柔情：“不算加班你就不能留下吗？”

孙博文把笔扔在了桌子上，“为了保住这份薪水，我可以留下来帮你

办理这笔业务。”

井田纯子叹罢，幽幽地说：“博文，你就不会说，为了我也得留下来吗？”

孙博文笑了笑：“为了你也要留下来？纯子，我这个人做事有一个原则，该做的我一定做，不该做的我是不会做的。所以，我不想做取悦任何人的事情。”

井田纯子凝神望着孙博文，看得好似痴了。她被眼前这个男人独有的魅力彻底征服了。

孙博文从井田纯子口中得到特务机关提 10 万元巨款的情报后，借故离开洋行，赶往福太隆货栈。街上人不多，但孙博文还是相当警惕，拐过几个街口后，确定没有人跟踪，才推开福太隆货栈的木门，匆匆走了进去。

赵世荣此时刚接到老家贼的一份情报，正在为情报内容发愣。当他看见孙博文后，眉头上拧起的疙瘩渐渐放松下来。

赵世荣对孙博文十分欣赏。论能力，手下的几个情报人员还真没有谁能够超过孙博文。前几年，组织上为了更好地培养孙博文，曾经派他到苏联进行过短期培训。在短短的几个星期里，孙博文用一个中国人的意志、力量和智慧，让苏联教官竖起了大拇指。

赵世荣欲张口向孙博文通报老家贼的情报，不料，孙博文抢在他前头说话了。

“老赵，我这里有好消息，矢村要在今天晚上提走一笔 10 万元现金，准备运到外地去。我们劫了它？”

赵世荣急忙问：“消息可靠吗？”

孙博文：“可靠。”

赵世荣陷入沉思，“博文，你就没分析分析，这是不是矢村在搞什么阴谋？”

孙博文点燃一支烟：“山里的抗联正缺经费，用他们的话说，要是再搞不到经费置办服装，就得光着屁股打小鬼子了。老赵，机会难得，就算矢村在搞阴谋，我看也得劫下这笔巨款，好为山里的抗联解决点实际困难。”

赵世荣背着手在屋子里走了一圈，他并没有急着表态，他一只手扶着孙博文的肩头，“博文，你坐下，我先跟你说另外一件事情，你知道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共产国际的人连续失踪吗？你知道这件事情都是谁干的吗？”

孙博文脱口而出：“我从井田纯子那里打听到一点情况，这件事情可能和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长矢村有关。其他的我正在打听。”

赵世荣说，“你不用打听了，内幕我已经搞到手了。”

孙博文怔住了，“老赵，什么内幕，你快说行不行？”

赵世荣说，“你听说过一个叫做柳什科夫的苏联人吗？”

孙博文说，“你说的是苏联远东地区的内务部长格里希·萨莫伊洛维奇·柳什科夫吗？”

赵世荣说，“没错，就是他。不过，他已经叛变了，逃到了哈尔滨，是他向矢村供出了共产国际在哈尔滨的情报网。”

孙博文闻言大惊，有关柳什科夫的情况，他十分了解。

格里希·萨莫伊洛维奇·柳什科夫现年38岁，少将军衔。1900年生于敖德萨一个开西装店的家庭。1917年在身为共产党的哥哥的感召下投身革命，并且加入了共产党。

1920年，他首次进入“格别乌”（苏联国家安全局）的前身“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先后在乌克兰和莫斯科工作，1937年8月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地区部长，到哈巴罗夫斯克上任至今。由于对革命有功，他曾被授予列宁勋章。

远东内务人民委员部是特务部门，而柳什科夫这样一个被红色苏维埃政权培养起来的军官，怎么会轻易背叛组织、叛逃到哈尔滨呢？

孙博文一脸不解，想从赵世荣脸上找出答案。

关于柳什科夫的叛逃，还要从半个月前说起。

柳什科夫是负责修建斯大林新的疗养地马采斯塔温泉的领导者。半个月前，马采斯塔温泉竣工。不料，斯大林的卫队长弗拉希克少将前来验收时，对马采斯塔温泉门口的喷泉大发脾气，他吼道：“斯大林同志喜欢安静，